

杨圆圆的采访问卷

Nicole / 采访

2012年5月11日

N: 你的作品常常涉及童年。你的童年愉快吗？你最早的记忆里有什么？

Y: 我的童年还算愉快吧，是那种被各种大人宠着的小孩儿，性格也特别开朗。但由于种种原因（从小就念寄宿学校/搬家比较频繁等等），印象里最深刻的体验似乎都来自对微小事物或者自身的关注，而并非源自和其他孩子的社交体验。最早的记忆似乎都是围绕物件和一些感官体验展开的，譬如梦醒之前如同从高处坠落的感觉，某种带刺植物汁液的触感和味道…

还有就是姥爷，从小最疼我的就是他了，有很多奇妙的经历都和姥爷有关，并且至今依然在记忆的暗处散发着温暖而神秘的光芒：

有这么两个和姥爷有关的故事—

一年夏天我和姥爷一起在长廊下打羽毛球，结果羽毛球卡在了长廊顶的藤蔓里了，记得那天我很沮丧地哭了好久。后来冬天的时候，藤蔓的叶子都掉光了，有一天刚下完雪，姥爷又和我一起去长廊下玩儿，忽然我就被一个东西砸到脑袋，捡起来发现居然是夏天遗失的那个羽毛球。

还有一年夏天，和姥姥姥爷一起去山东的养马岛疗养。在回宾馆的路上，我捡到一个非常完整的知了壳。姥爷和我说，把它藏到抽屉里，第二天就能变出一只真的出来。结果第二天打开抽屉的时候真的飞出了一只鲜活的知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捡到的仅仅是知了蜕下的皮，而它究竟是如何重获新生的，至今我依然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问起这经历的时候，姥爷说他也记不得了。而那天早上，那个抽屉的纹路和色泽，还有知了翅膀放出的嗡鸣声都依旧清晰无比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N: 为什么要为你的文章配图，而不以小故事的形式呈现呢？配图对于你来说的好处是什么？

Y: 当我们试图去回忆某个事件的时候，如果用文字表述，我们通常会才用线性叙事去讲述一段回忆，然而回忆的过程本身并非如此，我们总是会先从细节想起，然后一点点地拼凑出一份完整的画面：感官的体验、光线、颜色、物的细节…大多数时候，除了感

官的体验之外都是一些零碎的图像/画面呈现。物件总被作为承载情感的人类情感的某种符号，比如这组作品中出现的所有案例，都源自于童年记忆深处某件难以忘怀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或长或短，但被访者通常都是围绕着某一与事件相关的物件而展开的回忆。对于这些被访者来说，这些物件成为了这段记忆重要的标志，一个记忆中的‘刺点’。我认为通过图片+文字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是最为客观的去接近被访者回忆本身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下，一些极为抽象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一段记忆的标志，譬如光线和气味，我也收集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案例，然而实在是难以实现，也是为了整个项目的统一，所以我仅仅还原原来相关的物件并拍照呈现。

N: 关于你所说的“儿童的性本能和暴力倾向”，你能用你其中的一幅作品加以解释吗？

Y: 基本每一幅作品都暗示了一些儿童对于性或者暴力的天性吧，譬如希望看到蜗牛挤在一起无法移动；譬如觉得带血的唇印非常美丽……. 然而在作品陈述中我提到，并不愿意引用过多心理学的论述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我并不是心理学专家，仅仅是希望通过作品来呈现这些绝大多数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而这些体验往往被我们掩埋在心中，隐约觉得自己做了不对的事，让这些记忆伴随着愧疚在心中遗留多年，直到有天有勇气同他人讲起，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或许背负着一些内疚是成长中必须经历的一课，然而普世价值观总是在过分压制一切“看似不好的事”，譬如某个故事中，那个把女孩带着唇印的作业本撕碎的老师。在我创作这组作品的时候，学校的一位导师居然严厉地对我说这组作品或许会激怒一些作为家长的观众，这反而更加坚定了创作这组作品的决心。想起近两日在蒋勋的《孤独六讲》里读到这样一段话：

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

可能说的有一些过激了，也有一些答非所问。但这确实是我非常想表达出来的一些话吧

N: 作为美国特尼摄影基金奖得主，你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做些什么，收获些什么？

Y: 近几年来，我一直都没有确立一个长期探讨的主题。一直都是游走在跨度很大的主题之间进行探索，创作过程也都非常琐碎。这也是我休学的一部分原因，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实践，逐渐理清一条创作思路。先前我关注过的主题从心理学（潜意识，儿童心理学）、自我意识、超现实主义、心理地理学、城市变迁、空间与人的关系、隔代代沟、物件/恋物/照片超出图像本身作为物件的存在，等等…

近半年来，我终于逐渐理清了一条思路，并确定了两个大致的创作计划，并且已经在积累素材并计划开始进行相关调研。新的作品与我先前提到的‘关于某些停滞在记忆中的物件/场景’相关，如同作家骆以军提到的：“那些记忆中的发光剧场。”

另一条线索，关于人在特定环境下体现出的自我意识，我非常好奇这二者之间的相互的关联，空间—人，人—空间。

两个计划都与空间/环境相关。并且需要在创作中牵扯到一些与他人的合作以及置景，非常开心能够拿到这样一笔创作经费，可以支持我完成我大学最后一年的毕业作品。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继续把《童年研究》这个项目做下去。这最开始仅仅是我在学校完成的小项目，然而在三影堂获奖后受到了很多意外的反馈和鼓励，这给了我更多信心把这组作品继续做下去。

也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并希望参与的朋友可以直接联系我，

N：一年之后，能请你为我们展示你的成果吗？

Y：当然愿意：)

本文最初发表于 3030press，2012 年 5 月 11 日